

图解世界

古代武士（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战争战法

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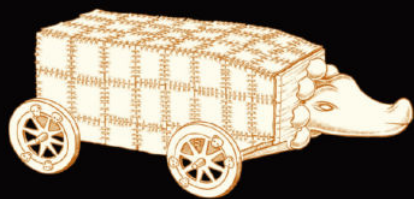
著者/[英]马丁·J.多格蒂

译者/孔刚 魏丽

校对/周桂银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本书涵盖 3500 年的漫长历史，从埃及的早期历史到罗马帝国的终结。记述了在广袤战场上相互鏖战的军队，从欧洲到北非，从中东到中亚，展现了这些军队的战术和技术的变化过程，及其背后的各种不同文化的兴衰历史。

本书开篇讨论苏美尔人、赫梯人和埃及人的战车军队，对于这些军队的战术和手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专业分析，包括埃及法老驱使的农民士兵，希腊城邦国家和罗马共和国训练有素的公民军队，中亚地区的骑马弓箭手战术，以及亚述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攻城技巧。

本书插图丰富，拥有 200 多幅素描、照片和地图。对于古代战争爱好者和普通读者来说，一书在手，概览无遗。

图解世界

古代武士（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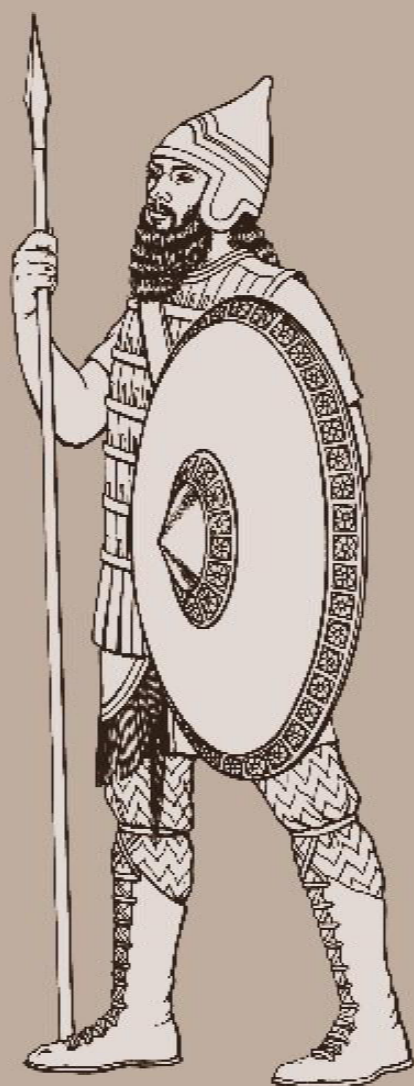
战争战法

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著者/〔英〕马·J. 多格蒂

译者/孔刚 魏丽

校对/周桂银



浙江出版集团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解世界战争战法. 古代武士:公元前 3000 年—公元 500 年 / (英)马丁·J. 多格蒂著;孔刚,魏丽译.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12

书名原文:Warriors of the World:The Ancient Warrior 3000BC- AD500

ISBN 978- 7- 227- 06824- 2

I. ①图… II. ①马… ②孔… ③魏… III. ①作战方法—史料—世界—前 3000—500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2010 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宁字第 2017025 号

by Martin J. Dougherty

Copyright © Amber Books Ltd 2010

[英]马丁·J. 多格蒂 著
孔刚 魏丽 译

图解世界战争战法·古代武士(公元前 3000 年—公元 500 年)

责任编辑 周淑芸 管世献

责任校对 王 艳

封面设计 小 勉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 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160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6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6824- 2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3
第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武士的诞生地	9
第二章	
古代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武士	59
第三章	
古代希腊武士	95
第四章	
古代罗马武士	141
第五章	
后罗马时代的武士	185
后 记	
向中世纪过渡	211
参考书目举要	212





导 言

人类历史，无论有无文字记载，始终充满着战争。在两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冰层覆盖面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人类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环境进行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地时有发生，但人口规模不大，以致无须有一个专业性的社会阶层专门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争战。

在冰川期结束和冰层消退以后，有利的生存环境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人口数量大大增加。食物来源也由此增多，因此社会秩序一度变化甚小。狩猎仍然是头等要务，无论是狩猎工具还是狩猎技术，既可以用来对付人类，也可以用来对付动物。

实际上，在人类群体为

这些北非岩画展示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两支弓箭兵部队之间的一场战役。这些岩画很有可能刻画了两个狩猎群体或战争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或领土而大打出手的一场战役。

了争夺良好狩猎场所等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日益成为家常便饭之时，他们所运用的手段，却与狩猎方式相差无几。那些拥有掷枪或弓箭的人群，使用投射武器对付其他人类目标，而且可能采取伏击方式。在近身作战中，人们使用长矛或原始斧钺，这些武器往往由一块石头和一根木棒制作而成。

洞穴岩画表明，人们不仅使用这类武器进行作战，甚至还采取了防御性手段。有些图像似乎刻画了人们穿着类似于护身铠甲的装备，用树皮或兽皮制成，而且使用了看上去像是盾牌之类的武器。

这些防御性手段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们是专门用于作战的，而不是用来狩猎的。枪矛、棍棒、刀剑或弓箭，其获取或制作的灵感可能是源于狩猎，然后被转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作战，但是，大自然当中却少有那些需要运用盾牌或原始铠甲来加以对付的威胁。因此，这些工具必定是用来

这是公元前第七个千年新石器时代的一幅岩画，刻画了两群武士正使用长矛和盾牌进行战斗。



对付其他部落的战争团体所使用的武器。人们不会耗时费力去制造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岩画的年代，即大约一万年到五千年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司空见惯了，以致需要专门的工具。

然而，狩猎—采集部落却供养不起那些专门与其他人群进行作战的个人。猎人为自己和他人提供食物，但是，部落却需要适量的多余食物，才能维持武士的生存。当时又不可能通过袭扰其他部落而获得食物。因此，这些原始武士必定自己也是猎人，他们只是偶尔发动对付其他人群的战争。

从猎人到武士

当人类开始定居并转向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之后，适量的剩余食物愈益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定居点成为袭扰目标，因为对于人们所需的生活产品而言，偷盗要比种植来得容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转向耕种而不再狩猎之时，绝大多数人类共

同体却不再熟悉弓箭和枪矛技能，而这正是猎人赖以与其他人进行作战的看家本领。人们保卫财产的需求不断增长，而绝大多数人又忙于耕种或手工制作，以致不可能去操练他们在保家卫国时所需的那些技能。

在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初期，典型的农民不再需要学习投掷枪矛或射击弓箭，他们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以致在需要之时他们甚至腾不出时间去进行操练。几种解决办法应运而生。一种措施是，通过建造某种形式的堡垒

来保护定居点,从而使得进攻者难于攻取。方法林林总总,包括壕沟、栅栏和路障,甚至把定居点建造在打进湖床的木桩上。

这些消极措施多多少少有些作用,使得住在定居点内的人们掌握了一些优势,但是,任何一种并非旨在积极防御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一个意志坚定的进攻者。当然,任何人都会抓住或随手利用一种武器去奋力作战,尤其是在不战而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但是,绝大多数社会都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其职责包括(并在一些情况下是唯一的职责)保卫自身的社会共同体,同时去伤害其他的社会共同体。

在许多社会,这些人构成了武士贵族阶层的基础,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尽管具体情况因各个地区而大不相同,但定居点的军事组织,通常由一群规模不大的装备精良的人组成,他们专门从事某种备战训练,其他人起着辅助作用,运用不那么精良的武器,竭尽所能地奋力作战。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采用了将武士阶层作为保护者和统治者的模式,但是,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规模上超过单一农业定居点的社会组织的逐渐出现,这种模式成为不断崛起的许多国家的基本制度。

缔造战争

毫无疑问,武士的作用是上阵打仗并打败敌人。然而,如果上阵打仗要超越肆意妄为的杀戮行动的话,那就必须服务于某种更大的目标。最为清晰明确而又迫在眉睫的目标,就是赶跑袭扰者和其他侵略者。这种做法也许不应被看作是战争行为,仅仅赶跑前来袭扰之敌,至多是自卫之举而不是军事行动。



青铜器时代的武器

这里汇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初期的一些武器的头部,包括一把丹麦的叶片形燧石匕首和黑石战斧,以及一把斯堪的纳维亚石槌,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2500 至前 1000 年。

然而,一旦掌握了一定的军事能力,就有可能为着战略目标而使用武力。这可能包括从其他定居点夺取贮藏物资,控制某个枢纽地区,虏获奴隶,或通过摧毁另一个群体的军事或经济能力而消除某种威胁。

有两种服务于缔造战争的目的:一是增强自身共同体的实力,二是削弱其他社会的力量。这两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至少,当某个社会重创其对手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目标之后,就不再有过分担心自身安全之虞。

战争与外交携手并进。一个社会如果显然有能力打退侵略者或派遣军队为害其周边四邻的话,不大可能受到袭扰之难,而且往往会发现其外交使节的言辞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样的,一个羸弱的社会可能会成为其他社会的觊觎目标,或至少可能会屈服于强大邻国提出的苛刻要求。

在军事冲突爆发之后,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会成为随之而来的谈判过程中的有用筹码。但是,战争目标,尤其是古代世界的战争目标,很少是仅仅为了在

战场上打败敌人。更为普遍的，是战胜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大肆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毁坏。

这种“焦土政策”，是古代战争的共同特征。这不仅是一种恶意泄愤行为，更是一种好战略。如果通过焚烧庄稼、杀戮平民或毁坏财产而破坏对手的经济基础的话，就会直接冲击对方社会发动战争的能力。以这种方式惩罚敌人，可以让其他潜在敌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战争是否值得要三思而后行。

这种战略表面上粗糙原始，但却堪比现代民族国家的那种做法，即运用空袭和巡航导弹去瘫痪另一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两者之间的原理毫无二致。将一个地区化为焦土，不仅削弱敌国用来装备和供给军

队的能力，而且确保一场迅速取胜的战争会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当然，鉴于古代社会的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是武士，不得不耗费资源去维持其军事力量，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要为其军事支出寻求一定的额外回报。这样的

这名塞琉古重装步兵接受的训练是，使用马其顿式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然而，其装备反映了希腊和罗马的双重影响，传统的步兵小盾牌由仿照罗马的圆形盾牌所取代。

目标，可以通过袭击、勒索贡金或征服领土而加以实现。所以，根据武士精英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往往会千方百计地使用其军事力量。胜利会带来更大的权势，造就一个不断增强能力的循环过程。然而，世间万物无一能够永恒，古代世界的那些军事大帝国，迟早会遇到更强大的对手，或滑入衰落与败亡的覆辙。

军队的性质

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技术的因素。现成的武器系统以及即将面临的威胁之性质，终将决定一支军队的总体性质，而经济和社会因素则塑造其具体形态。

一些社会更青睐于把军事能力集中在一群规模不大的职业军人手中，而这些人通常成为统治精英阶层的一部分，或至少在维持其统治上拥有既得利益。这样的社会往往拥有一个规模不大而又训练有素的武士阶层，其装备处于最高水平，通常由人数更多、装备较差、能力有限的大规模部队提供支持。

在其他地区，公民士兵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拥有优势，因为通过这种模式可以组建大规模的军队。如果各人都只负责自身的装备，那么对于整体经济的消耗就颇为轻微。然而，非职业军人的训练水平永远都不会太高。公民士兵也无法经受得起长期远离其工场和农田。一场长期战争，不仅对于人口有着毁灭性的伤害，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武器装备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技术和经济因素。例如，斧头的制造要比刀剑容易一些。还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群训练



水平欠佳的士兵,如果组成一个密集阵形,而不是作为小役分队四处分散在战场上,更有可能留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对于青睐以密集阵形而进行作战的部队来说,枪矛是一种极佳的选择。所以,步兵选择长矛或长枪作为武器,并不是因为其所向披靡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参战部队的性质。或者可以这么说,枪矛既便宜,又容易制造。

例如,古希腊城邦国家使用的重装步兵方阵,其应运而生和付诸实践,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设计委员会认为其无所不能。重装步兵战争脱胎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需要速战速决,只有如此,公民士兵才能回去从事其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希腊的地形条件下,军队可以采用的行进道路颇为有限,因此,他们能够拦截侵略者,打一场速决战,然后回到家乡,而这对经济造成的干扰是最小的。

为了征集所需的军队人数,公民士兵制度得以确立,而这种制度排除了强化军事训练的前提。所以,组织和战术都必须贯彻简单原则。枪兵方阵符合所有这些要求,此外,它还能打败另一支以同样方式作战的步兵方阵。实际上,这样的方阵所发起的正面冲锋几乎是无法抵御的,除非有另一个规模相当的方阵与其相抗衡。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方阵战争的一般规则就会大行其道。那个发起最勇猛冲锋并且拼命推压敌人的一方,终将取得胜利。但是,方阵却会败于一个采用不同战法的敌人之手。其他希腊城邦国家并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因而也把方阵战争作为首选。



亚述人从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使用骑兵,但主要是作为侦察兵和散兵。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极为青睐战车,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西徐亚(斯基泰)弓骑兵出现之后,骑兵才成为古代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希腊地区以外的人,却有着自身的作战方式。如果罗马军团试图坚守阵地并承受方阵冲锋的话,那将会必败无疑;而如果军团的指挥官利用其力量优势,迂回包抄方阵侧翼,那就会打垮并摧毁方阵。一旦方阵遭遇军团,两者高下即刻显现。然而,希腊人并未采用一种弱势作战体系。他们形成了一种满足其自身需求并经由那个时代的各种因素所塑造的体系。

古代时期的所有军事制度都是如此。它们脱胎于各种内部因素,又经由外部因素的修正,比如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之性质。那些军事制度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国家,最终成为主宰力量,至少直到内部因素导致衰落,并因为下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而黯然退幕。





第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 武士的诞生地

美索不达米亚是世界公认的文明摇篮之一，但这里同时还是第一套有组织的军事制度的诞生地。这并非是由于人性中固有的野蛮主义，恰恰相反，一个有效的军事制度是创造伟大文明的绝对必要条件。

只有当人类从居无定所、勉强糊口发展到定居生活方式，能够生产出富余产品的时候，规模更大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出现。定居点不仅能够发展到比一小群游牧的猎人大得多的规模，而且定居群体之间还能够建立起彼此的联系。

游牧群体当然也能够时不时地相互见面。有证据表明，原始的游牧民族会因为

“镇敌石柱”（约公元前 2600 年）是在恩吉尔苏发现的一根苏美尔人的石灰岩浮雕。其中的一部分表现了一个队形紧密的苏美尔士兵方阵。他们装备着长矛，有头盔与盾牌的保护，脚下踩着敌人的尸体。

庆祝仪式或者社会原因，以及相互贸易和彼此通婚等原因，而安排每年的会面或者每过几年会面一次。但是正规的贸易只能在定居群体之间存在。

一个固定的群居点可以在任何时候建立，并且催生出定期或不定期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固定的群居点只能接触到在本地发现的资源，任何缺少的货物或商品都必须到其他地方去采集。一开始，这使得定居点能够生存下去，那些拥有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商品的定居点，以及那些经商高明的人，就逐渐变得繁荣起来并猎取了权力。

早期文明的军事能力

有些早期文明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甚至那些采取直接手段以获得所需物质的文明——例如袭击或彻底征服，也需要使

商品流通起来。即使在最具侵略性的社会中也有贸易存在。

这些贸易路线需要保护，以防止入侵者和外部的敌对社会。这就日益需要建立某种军事系统，而即便是对征服和扩张不感兴趣的国家也必须这样。

因此，军事能力往往是与文化的形成发展齐头并进的。当农业剩余产品和必要商品的流动通过贸易方式，使得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高于温饱之后，军事力量对于保证其生存就是必需的了。一个武士群体可以击退敌人的入侵，保护贸易路线和定居点，并且强制贯彻统治者的意志。

当然，武士们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除非他们经常被派到其他地方掠夺资源。但是他们的贡献是非常真实的。军事力量以及使用军力的意愿能够创造稳定，而稳定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等经济活动至关重要。

但是，拥有一群武装人群从而能够在需要之时上阵打仗是一回事，而部署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早期文明对于小型定居点而言，拥有的一个关键优势是有能力集中兵力对付一个问题，在解决了之后，再去解决另外的问题。

这就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训练以及拥有说得过去的武器了。一支军队必须能够组织起来，听从指挥，拥有军粮和给养。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军事制度——这里指一支军队及其支援和管理机构，而不只是一小群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

连续向前的发展既符合逻辑又显而易见

这块赫梯石碑刻画了一名商人的形象，他手拿一把天平秤。早期军队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确保商路的畅通。





见。当社会发展壮大之时,它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武士,而且还有更有效的军事制度,为他们提供部署和支持。这反过来又经常催生出新的思想和技术,使社会总体上受益无穷。为了支援军事而兴建的道路、仓库和作坊等等经常使广大的老百姓从中受益。因此,拥有一个良好的军事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另一种公认的重要优势,即保护土地和家园不被敌人焚烧、人民不被敌人屠戮。

面对袭扰或者军事行动威胁的民族和国家,往往通过在城市或定居点周围建造防御工事来保护自己。如果看上去不太可能取得野战的胜利,防御者就会退守到城墙的保护范围以内。因此,早期文明军事能力的增强迫使人们建造要塞与之抗衡。

城市要塞

即便是相当小的定居点也能够建立某种防御工事,而更大的城市经常通过大规模的城墙和其他防御措施加以保卫。对于一小群袭扰者来说,不值得为袭击一座设防的城市付出代价,尤其当可能的结果是

建造要塞防御的工作伴随着有组织军事制度的兴起,为定居社会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些废墟是古代乌尔城墙的一部分。

大量的伤亡而又一无所获时。一套坚固的防御墙也许能够威慑住企图掠夺财富的袭击,但是城市或者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另一回事了。政治上的需要或是征服的欲望可能使得国家发动对一座拥有防御城墙的城市的进攻。

受到进攻而躲在自己要塞中的敌人,会在条件允许、成熟之时出来发动反攻。这对攻城者是个严重威胁,而且只有通过进攻并征服他们的要塞阵地才能加以消除。如果不想造成不能承受的巨大伤亡的话,实施城市包围战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人们可以让城市处于饥饿状态而最终屈服,或是通过偷袭或收买叛徒来进入城市。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进攻。必须发展相应的技术以削弱城市的防御,或者从地下或者中间越过。攻城战变成早期军事能力的一个关键部分,特别是在对付那些在战场上已被击败而不愿出城交战

的敌人。

然而，攻城战要求把军事组织和后勤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实施攻城战的军事力量要能够在更长的时限内继续待在战场上，而且能够在敌人眼皮底下建造大规模的工程设施。攻城战所需要的军事组织的标准远远高于同敌对部落或是来自其他城镇的袭扰者打一场小型遭遇战。

因此，高效军事制度的形成发展绝对是一个不断兴起的文明的标记，并且与即便是无侵略性的社会的崛起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古代武士并不仅仅是这些正在形成的国家的政治工具，他们已经成了一个大型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的一部分。而这支力量对于任何想要存活下去的文明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从许多方面

看，早期文明都有自身的军事制度这一特征，而这一特征和其他因素同样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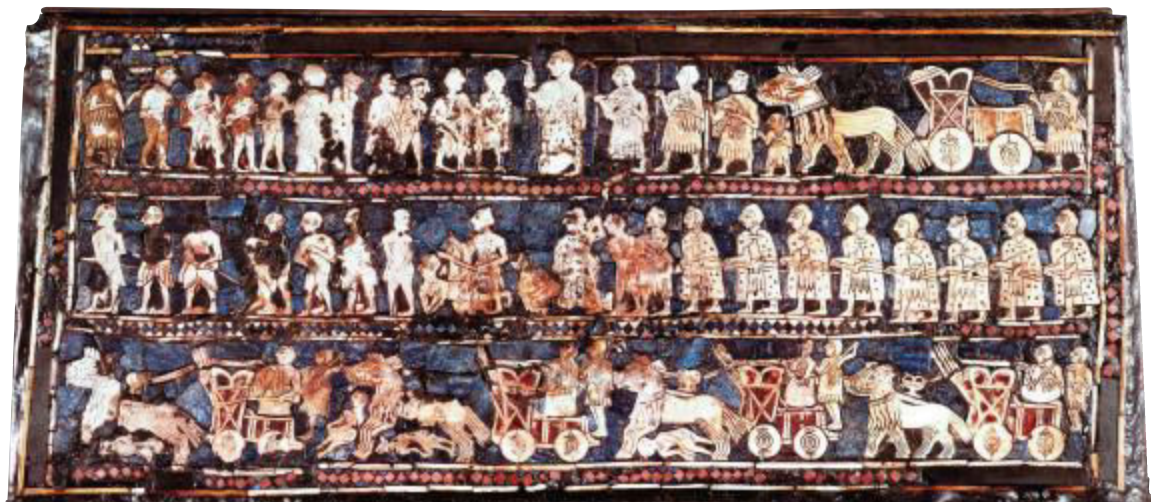
苏美尔的兴起

最伟大的早期文明均兴起于三条大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尼罗河——流经的肥沃地区。其他大江大河流域地区则是较次要的社会的家园。今日属于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境内的大多数河流地区都有一些社会存在，但它们只是次要的文明。不过这些社会并没有融入到一个大型的经济或军事体系之中，而是在世界上第一批伟大文明逐渐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次要的作用。

一般认为，第一个伟大文明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南部。到公元前 3500 年时，那里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人



这些埃兰士兵装备着掷石器，那是一种被许多部落民众所青睐的有效的投射武器。掷石器可以用来打猎和保护畜群，其珩磨技术也可以被用于战争。



口、书写文字,以及建造大型建筑的充足资源,而这些建筑与迫切的生存需要并无联系。这一文明的主人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前作为游牧民来到这里并取代了当地的居民。

苏美尔人从以前的居民那里继承了灌溉系统并加以改进,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农业生产能力,而且为生产提供了运输能力。这就为文明奠定了基础,包括十几个或更多的大型城市,其中每个城市都充当了由小型城镇和村庄构成的边远地区的中心。

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的 700 多年里,苏美尔各城市处于一种相互之间或是与外敌军队经常作战的状态。萨尔贡大王结束了他们的内部冲突,把苏美尔统一起来,建立起军事独裁。

在苏美尔的敌人中间,有位于今天伊朗北部的埃兰人。在公元前 2700 年第一次有历史记载的事件发生前,冲突可能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经常发生的战争使得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公元前 2600 年时的历史记载表明,苏美尔城邦的国王们拥有一支由数百名职业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而且他们的装备也是统一的。这

这根“乌尔柱”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 2600—前 2400 年。它描绘了一些轻型部队即受到铠甲斗篷保护的步兵,以及早期的战车或曰作战马车。更轻更快的战车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发展。

些人并不使用他们个人的东西去打仗,而是由国王出钱装备起统一的武器。

装备与组织

一块公元前 2525 年的雕刻描绘了拉格什城邦和乌玛城邦之间的一场冲突。在雕刻上,拉格什国王驾驶着战车并装备了一把战斧,但在当时,苏美尔军队绝大部分都是步兵。战车只是一种新发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作为有效的作战平台的程度。主战兵种还是步兵。

据记载,苏美尔城邦保持了数百人的职业士兵,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能够征召起规模更大的军队。然而标准的战术队形是一个密集的方阵,头排八人,纵深六人。以如此紧密的阵形作战需要正规训练,因此很可能补充的军队只有轻型装备,他们被用于支援这些职业士兵,而不是竞相模仿。

职业步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或长枪。个人防护采用的是青铜护身铠甲以及一顶